

後梁紀
後唐紀
後晉紀
紀壹

梁之玖
式

增詳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二十七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琅邪 王世貞 編纂

孝享 朱 熹 綱目 趙田 袁黃

後學 崇州 袁俊德潤身 南閣 葉震小涵 校

五代紀 按梁唐晉漢周各有一代之史宋歐陽文忠公始創為五代史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雖取歐陽公一二論說而所援引甚多足補其史其言辭詳畧與歐陽公五代史多有同異

後梁紀

太祖皇帝 名溫姓朱氏宋州瑯山人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初溫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拜為宣武節度使

丁卯唐天祐四年四月以後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西川唐昭宗七年○是歲春正月淮南牙將及聞唐亡以兵威地威不敢稱帝

西驂修益基顯溫諱諱不從二人帥牙兵密入庭中執左右亂政者十餘人殺之謂之兵諫

三月唐遣使奉冊寶如梁 遣宰相張勳楊涉及薛胎矩等奉玉冊傳國寶於梁

四月梁王全忠更名為昶皇帝奉唐帝為潯陰王 梁全忠所以深罪唐臣也

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尉等勢不能對獨薛貽矩循循頌功德宣應天順人梁主復與宗戚飲博宮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本瑯山一民也從黃巢為逆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毋滅吾族乎梁王不懌而罷

享九日 朱全忠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其兄全昱視之顯全忠曰朱三爾作得否及當諸王宮中復危言詰其滅唐之非全忠有兄如此猶不愧朱子孫及是遂獻人當貴不顧富貴之禍朱子孫及是遂獻人當貴不顧富貴之禍朱子孫及是遂獻人當貴不顧富貴之禍

淮南西川移檄與復唐室○是時惟河東 鳳翔 淮南 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遣書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

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唐滄服晉王復書不許曰晉於此生靡敢失節 李克用平黃巢有大功唐昭宗封為晉王後

丁南胡曰 梁人臣之體梁唐末第一流良有以矣 梁人臣之體梁唐末第一流良有以矣

岐王李茂貞開府 梁人臣之體梁唐末第一流良有以矣 梁人臣之體梁唐末第一流良有以矣

梁以錢鏐為吳越王 梁人臣之體梁唐末第一流良有以矣 梁人臣之體梁唐末第一流良有以矣

始以隱為不過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其義之

梁以高季昌為荆南節度使 梁人臣之體梁唐末第一流良有以矣 梁人臣之體梁唐末第一流良有以矣

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謀讓但以白衣侍構組可也李昌許之襄衣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李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軍

後梁紀 太祖皇帝

上海富強新公校

上海富強新公校

上海富強新公校

漢書景帝傳人

韓信唐之昭

徐氏偶見曰梁武帝時唐末一進士未有官守職位若楊涉之為宰臣者也乃終身稱前進士不受高季昌辟署豈不卓然偉人歟惜乎未能歷然
梁王封其兄金昱為廣王○金昱不樂在京師常居陽山故里二子皆封王
胡致堂曰朱溫稱唐室金昱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既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為賊而慘夷之罪必相及雖居陽山安能免乎

梁禮部尚書蘇循等致仕○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朝夕望為相梁主薄其為人敬翔李振亦鄙之言於梁王曰蘇循唐之昭索賣國求利不可立於維新之朝詔循等十五人並勒致仕
胡致堂曰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與梁之篡國何異朱溫徵荆舍已醜製而謂人醜集循肯服耶
袁了凡曰楊涉緣循當唐梁之際循強奸諂以苟富貴雖與六人傳然涉子猷式猶能諫父曰大人為唐宰相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十載何涉為之神色不置者數日父子安為循有人心循子猷上議昭宗誅深王藩之而循亦自負相運功以為敬翔所惡而罷及後唐周光初宋唐臣以備百官施至魏州入牙城望府解即拜謂之拜履見王呼為慈母無路泣而稱臣曰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方稍易連以求富貴不止其無恥一至此真禽獸之不若哉
梁以安武節度使馬殷為楚王馬殷據潭州盡有湖南之地○以清海節度使劉隱為南海王
九月蜀王王建稱帝國號大蜀○王建稱帝將佐皆以為然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也
出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王禮而用之使修輿政事致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契丹耶律阿保機始建國元年

夏五月魯王祐政梁夾寨破之梁遣康瓌與將兵攻潞州魯王祐昭開城拒守懷貞畫夜攻之半月不拔
諸將謀曰上黨潞州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重子未聞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遂帥兵直抵夾寨大敗梁兵梁主聞之驚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存勗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胡致堂曰我不二事故君若扶於背喪而即我者若深譏之惟其門庭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過此實誓所以得列於典謚命語之後也李存勗
晉王歸省陽休兵行賞命諸府州縣聚賢才食錢幾寬租賦撫孤窮急貧民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淮南張潮弒弘農威王立其弟隆演為留後
後楊行密據淮南具子鍾嗣為必農郡王
梁主遷都洛陽
夏四月梁以王審知為閩王○審知儉約常躡屣屨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
黃巢亂審知據福州建武有閩嶺五州

此子必能成吾事
序章以善用錢得
名所爭不係斤兩
之輕重紀事者乃云
一置錢一在手戲用
二錢錢皆百斤試問
以賜將僅獲三百
斤之械加以中寶綬
之廣其重何啻四
五百斤戰馬由得
此可知操縱家形存
備也其為浮文體素
者不少
貴勢別與諸命語
之祖
史策之職與是類
生子當如李亞子
問唐李存勗父業
之戰何如
當王謀伐上黨

原為及而不食

梁宋州獻瑞麥
豐年為上瑞

趙王開門揖臣

晉趙太尉於高邑

德威老將知兵

晉王不善將將

學人亦各人

晉傅大義於天下

晉王可謂知義

十年吾當問其罪

問劉守光稱帝晉
諸將欲尊之張永
欲之執為正耶
張永亦屬地道

吾觀其志不小

蜀川刺史王宗升罷○宗升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貧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宗升其志也

庚午晉岐吳桐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年四月梁宋州獻瑞麥○守光節度使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設陰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守光梁主欲奪趙鎮州會燕王趙光胤趙光遠趙光贊等監親博兵三千分屯深冀二州聲言助趙守禦趙將石公立成深州白趙王銘威德節度王景崇拒之銘不從公立出指城而泣曰宋氏滅唐杜殺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待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及是陽等舉義梁主趙趙以卒銘始命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共推晉王為盟主晉遣兵救之

十二月梁遣軍還鎮州晉王救之次於高邑○守光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晉王有將救之欲速戰周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所恃者騎兵今應賊壘門防無所展且賊寡不敢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宋王不悅退卧帳中承業入撫王曰此豈王安腹時耶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

按五代史杜宗易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

王潏然而興拔營退保高邑晉王凡救書災識也此其識微美胡致堂曰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出短於用人高邑之役非承業改其意則德威必死矣他日胡柳坡竟違德威之謀遂失良將故君

辛未晉岐吳桐唐天祐八年梁乾化元年春正月晉王伐梁軍於柏鄉梁兵驚悸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父子兄弟倘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晉聲動天地晉非純乎義者特假之而行其誠

三月梁清海節度使南平襄王劉隱卒其弟巖繼位知留後南平即名唐僖宗時封劉隱為南平王今四川重慶府

四月晉王推劉守光為尚父守光劉仁恭之子被幽州梁亦以為采訪使守光因父殺兄乃使他人尊己為尚父晉王怒而欲伐

八月燕王劉守光稱帝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罪矣

十月晉遣李承勳使於燕晉王稱帝也

胡致堂曰晉王欲請守光以殺其兄張永承請留其綱帶以贖其心自詐謀而言其用兵之善計自義而論則不若晉王殺伐之之為正也

幽州參軍馮道奉告○守光劉守光謀攻易定道以為未可擊欲得免亡奔晉張永承薦之晉王以為掌書記奔者何危不早也守光因父殺兄懼

之後道所以自全也得免而後奔張永承之

主申晉岐吳桐唐天祐九年梁乾化二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梁主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李元用封於太原餘孽元用已死道下應變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

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言必為晉所有因啜咽絕而復蘇

六月梁鄧王友諒弒其主晃而自立初張后廢諸多智梁主晃多疑憚之后姐見恐意聲色其子婦友文妻王氏友理妻張氏常微入侍王氏色

晉王志不小
上海富強齋公校

用兵雄長一時

張棟欲徐徐以自

其子幼篤不逞知

建之據蜀季不以

此不世之功

守先聲倫化嚴不

私降其目以

鎮定推晉王為

周侍中已據臨清

曹代州刺史大主

劉郭默然不悅

梁以李惠為左拾

道

胡欽堂曰

○末帝名及

密與之謀謀反

若因而成之此

氏次殺已庭謬

尹遂昌曰

十一月晉王入

之深耶王命堂

甲戌晉岐吳

綱八月蜀以毛

民為黨食乎蜀

乙亥晉岐吳

綱丙子晉岐

○末帝名及
密與之謀謀反
若因而成之此
氏次殺已庭謬
尹遂昌曰

十一月晉王入
之深耶王命堂
甲戌晉岐吳

綱八月蜀以毛
民為黨食乎蜀

乙亥晉岐吳
綱丙子晉岐

○末帝名及
密與之謀謀反
若因而成之此
氏次殺已庭謬
尹遂昌曰

十一月晉王入
之深耶王命堂
甲戌晉岐吳

綱八月蜀以毛
民為黨食乎蜀

乙亥晉岐吳
綱丙子晉岐

○末帝名及
密與之謀謀反
若因而成之此
氏次殺已庭謬
尹遂昌曰

十一月晉王入
之深耶王命堂
甲戌晉岐吳

綱八月蜀以毛
民為黨食乎蜀

乙亥晉岐吳
綱丙子晉岐

○末帝名及
密與之謀謀反
若因而成之此
氏次殺已庭謬
尹遂昌曰

晉道則也無道則退
士君子出處之正也
李為從晉實學行
後所賜受而郭都從
以長孫孫王顯其統
直隸大帥而於郭都
所領家室獨彰耳
晉王不行晉陽之
當
安金全功在周德
威之石

張永業成功強雄

李靖稱獨霸利
試油以攻瀋陽之不
足為武不勝過萬人
下至為土山地道亦
下廣矣舒魯之議更
出推已堅上即前此
權用延慶而國以富
強後此退攻瀋陽而
料其危敗其智亦亦
俱有可觀者矣獨其
易多難變故非虛譽

此所以養戰士
康佐王成霸業
張永業居唐官於
大司何言之通
承業行何如
士大夫達行能及
承業可為師傅師
法

等見皆拜之愚偏長揖梁王讓之曰衛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衛王拜之宜也振等陸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主有
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

二月梁王盧起劉郭與晉王戰郭兵大敗王懼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梁王從之兵至晉陽夜急攻之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
太原往見張永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請以庫中見授為公擊之永業即與之金金帥子弟等數百人夜出擊梁兵大驚引卻

李嗣昭昭昭昭
度使 遣牙將石君立救之與金全等共擊梁兵梁兵死者十二三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不行實梁王聞劉郭敗又聞王權
胡致堂曰 安金全之保晉陽其功猶在周德威故上賞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顧以策非已出不復行實其不克有終也宜哉

九月晉王還晉陽○王性李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嚴再三馬

晉以張雅為麟州刺史○張永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永業斬之晉王以其姪雅為麟州刺史永業謂曰汝本為賊慣為不法今若不悛
死無日矣由是雅所至不敢貪暴

丁丑晉改兵稱唐天祐十四年○梁貞明三年○蜀天漢
元年漢乾元元年○是歲唐而稱漢凡六國四鎮 三月契丹國幽州四月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時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與梁相持

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勳王敦之王喜曰晉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頏今吾有征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
實以為虜無輔重勢不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之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先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
也命嗣源將兵先進實以鎮定之兵繼之八月

八月朔廣順帝於廣州○國號越用楊洞潛計立學校設選舉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晉王建成威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張永業永業勸課農桑蓄積金穀軍民肅清饋餉不乏王或須錢給賜伶人永業斬之王
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及為承業舞指錢敘賜之承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

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問閻僕為王怒索劍曹夫人聞之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永業痛飲以分其過○王解曰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
使人謝曰小兒忤時進已答之矣永業承制授永業開府儀同三司燕國公永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盧質嗜酒輕傲晉王卿之承業怒其及

禍乘間言曰盧質教無禮請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承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質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

胡致堂曰 張永業之志行雖稱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內侍之師法矣為晉民著財軍興不之賦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法不
承業誠不以官物為私體公也晉王欲使分過者不為承命守也唐唐官終其身戰也使中常侍賄奉此道為有趙高石顯張讓之禍也

戊寅 晉改兵稱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 正月晉師掠梁鄆濮而還 鄆州今鄆城縣屬兗州府濮州今東昌府○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域日蹙陛下居深
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言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營帳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必若乏才之於邊

上海富強齋公校

徐知諱為淮南
水軍節度使分
治高郵去府障
建勳於天

隱自致疏奏張趙之徒言期望梁王遂不用
按五代太祖與諸人戰於汴州為太祖謀者
中太祖多以得期之戰勝之戰此則謀者
丁南胡曰敬期此疏其誠忠於梁者乎蓋期與李振素為梁王所愛厥後梁亡振復事晉而期則歸死於梁梁見之狀其期導之期亦可禁也哉

夏六月蜀王建殂太子宗衍立

秋七月吳以徐知諱為淮南行軍副使知諱後集吳
知諱事吳王蓋恭接士大夫以謙御取以寬約身以儉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
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邱為謀主○日夜引齊邱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至大爐以鐵筋畫灰為字
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齊邱悉力匡正

鑑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秦拓滿園以富強

八月晉王天象伐梁○晉王好自引輕騎追敵營挑戰危者數四賴李紹崇力戰得免趙王鎰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係於王本朝
中興係於王奈何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將出李存勗叩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
重先登陷陳存之職也王為之扼腕而還他日輕出為謝乃重所因始以存勗之言為忠

胡致堂曰存勗不自晏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定於有德漢高祖唐太宗固以兵取未有不假仁勸義使百姓見德者
故得之易而居之久而戰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晉王不知監馬成難城易不亦宜哉

蜀以諸王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與兵禍亂之本今王少臣強譴問將典維申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固固辭但營書令植於自
錫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於胡柳坡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時晉王自將驍騎直趨大梁至胡柳坡周德威曰今既深入敵境動須
萬全不可輕發王宜按兵勿戰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遂與戰父子俱敗死王將閻寶李從珂等復以
騎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亡者幾一萬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

胡致堂曰仲由問孔子曰行三軍則難與子曰暴虎馮河而無懼者吾不與也必也聖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孔子所取德威有之其所不取存勗犯
聖人之所取存勗犯聖人之所不取

己卯年○吳王楊吳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鎮春三月晉以郭崇勳為中門副使○孟知祥為教練使雁門郭崇勳能治劇王以為中門
副使崇勳個儻有智勇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

夏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改元○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俶攻吳常州吳徐溫帥諸將拒破之初吳將曹錡亦奔吳越溫厚遇其妻子遣間使告之
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及是復為復奔吳溫自數晉日不用筠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錡自少在軍中未嘗廢機
極則就園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敬而悟名曰警枕

晉王以馮道掌書記○晉王王建祖太子行即位

孟知祥為郭崇勳
數不用筠者三
小枕大鈴

自乘斷甲馬為親
健武反招益
徐溫正色拒人
家世忠孝
泰運入經煩慮不足
置議而當詳論及之
至如宋白之說
有二三其德之說
又而從之辨乃尋得
之而存焉據為受命
之符據失之而歐陽
修特書曰通鑑傳國
寶天符助臨幸國無
足憂歐陽修尚稱有
識者而亦斤斤于此
何耶

李唐守之為從
奈所未有獨張永素
乃心唐室始終不渝
洵為鉅鈔役役且其
始在唐王期業就為
昭宗復仇及存鼎稱
帝則已邑以疑其志
誠不可謂不忠思唐
王又下難以忘本自
期方為藩鎮時已不
能免於跋扈即存焉
與宋溫力戰亦相和
之心為多迨大業將
定竟有復唐入下而
移其求立唐後復
延李宗安可得永素
實為於敬忠而繼
於於事者正所謂實
寺之見耳

拜殿畫日筆
永素乃心唐室也
張永素始終為唐
何時當平河南
論太祖

後梁總論

後梁紀 太帝

日上海富強齊公校

日上海富強齊公校

日上海富強齊公校

日上海富強齊公校

日上海富強齊公校

晉王如魏州發使數萬磨唐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石護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於河端城而緣反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之號也 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偵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 敬瑭知遠其先帝沙陀人敬瑭後為晉高祖知遠後為漢高祖

吳國結民兵○時禁民私蓄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喜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唐辰 晉武稱唐天祐十七年梁貞明六年○是歲梁晉五月吳王隆演卒弟溥立○徐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曰蜀先王謂武侯嗣子不才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謀張顓之初豈至今日耶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故妄言者斬

晉已 晉武稱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吳春正月晉得傳國寶○蜀王王虔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曰昔先王語余云晉天子幸石門晉發兵誅賊臣當是時感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撥關中自作九錫碑文誰能禁我顧各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豈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書所為言猶存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今有司市王造法物得魏州僧獻傳國寶張永素詣魏州諫曰晉王世世忠於王室今河北甫定宋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具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宋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太恩欲為晉王立萬年之基耳永素知不可止慟哭曰僕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胡致堂曰 宋氏未滅偏霸大國用臣三陸存焉於是遠聲尊極則欲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永素直不欲晉王為此意在復唐社細秋晉以蘇循為節度副使○晉王欲稱帝求唐舊臣朱友諒道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望府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為殿前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筆王大喜命循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永素深惡之 蘇循故唐之舊臣晉王悅其諫而用之循不念其舊國於益乎

晉王 晉武稱唐天祐十九年梁龍德十一年唐特遣河東監軍使張永素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為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聞之亦不食者累日法唐亡十六載蜀為冠之以唐舊永素之乃心唐室也

尹遂昌曰 書為書官既足以著其美然永素在晉已非一日而綱目必係之唐者表其始終為唐不失臣節也

十二月晉以張憲權鎮州事○魏州稅多通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指謀議

惡年圖曰 太祖始以黃巢降時東旋宣武選其詐力各食諸地唐兵強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虐唐作淫虐不復稿自內典不得其元宜矣均王青梁之子材不過人無敢期王意重而用趙嚴張歸霸以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後梁總論

縮惟擅指揮唐猶杭上之肉欲烹醢而食之也久矣乃昇曰杭上之內惟所烹醢耳乃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以賞盛焉噫使不加九錫豈不能作天子耶全忠曰叔使發

年之社稷朱子曰朱三泐本陽山一民也今何一旦御座之設野狐升據見國人人得而驚之者而當時興復之舉惟見於淮南楊西川王之繼

鄉之戰挫眾墮師晉王殷染於柏鄉斬首一萬級衆之精兵殆盡幽州之戰收跡遠遁晉王伐幽州吳楚皆役懋發然懷輒抱親常不伸眉可以省矣矧淫污難拯填鼎醜行避景崇藥

友珪曰夫
廷諍操刀腹背受鋒吾無葬地之禍豈知不在世仇之李氏
友珪曰李而在悖逆之友珪乎
是謂友珪曰女悖逆
嗟夫朱亮以臣弑君以致

義兵起鄧王友圭血馮僕夫之劍友圭命馮僕夫之劍刺塞明友圭命馮僕夫之劍正名伐義宋瑱友圭命馮僕夫之劍即真故綱目不以宋溫之故而廢討逆之法惜其得位之後不克自強也分天維

為會李存王擅無功朱三三十年之經營竟為左右所竊左右竊傳國而開維小兒王彥章曰李亞子奮然望其國而有之當時君臣不能彈劍出死

李氏於九原下吾不知其志也而視貌否也噫嘻謀之不臧詩其率自速一持魄逆垂譽萬年尚可起奸雄既朽之骨豈當以是問而辱之

後唐紀

晉岐稱唐天祐二十年梁龍德三年晉十月四月以後唐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於魏州國號唐

晉王父子忠於唐室初志甚善於時讐賊尚在乃遽自稱尊其祖朱溫綱守光相去無幾向使亞子能掃滅朱氏復立唐後綱目必因其以

五千趣邯鄲日暮急雨道黑度可憂下邯鄲不知李從可先鋒登空致關內外兵進致攻戚友之詞原禁焚掠京無吏民等主大喜曰總督真奇

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焚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

詢末帝

此固天下之公法
嗣源欲立奇功以
補選
總管真奇才

張全義唐易臣於李唐故主之思思如

保其是則其勝莊宗既傳為唐使以使人而天下亂臣賊子有何可責

仁手制其後發其骨之仁手莊宗結終既唐之

名能滅梁乃方殺無幾而命持其顛倒無據若或據其地者尚何足觀其後子

結之三不封李唐義不負國李唐在位日明星

優名手天下

尚李唐建鎮吾於十指一得天下

張全義唐易臣於

綱唐以郭崇勳為侍中。○唐主欲發梁太祖墓新棺焚屍張全義言宋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斷以存聖

恩唐主從之。但鎮其闕室削其封樹而已。
綱吳遣使如唐。○唐主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嚴可求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早解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綱吳與鍾泰章為杭州刺史。○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使市官馬者徐知誥遣王稔代之以泰章為杭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諱詰之

三不封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十許有他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點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
綱彗星見。○彗星在位則日星為之明則鳥有帝王建功立業之始而天變已形於上

綱十一月唐以李紹欽為秦靈節度使。○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故有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伶人共戲於庭以悅刻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唐遠前其煩唐主失色新唐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耶唐主悅厚賜之由是諸伶出入宮

振悔弄搢紳塵臣憤疾其故出氣
綱王鳳洲曰唐世宗好田獵中牟縣民田中半令雷馬切諫為民請莊宗怒也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唐知其不可乃事諸伶走令擒至馬前責之

綱唐主反諱溫籍入朝。○溫籍入朝賂權貴伶官郭崇勳曰溫籍發唐山陵殆徧何得不諫唐王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還鎮胡致堂曰罪人不可不誅故令不可守必於未赦之前據情法重責重罰則之使預戒者無可諱之罪被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

綱張全義請唐主遷都洛陽從之

綱高季興遷鎮。○初李興將朝梁梁諫不聽既至唐主感通言欲留之以郭崇勳諫遣歸鎮謂諸將佐曰新朝自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一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綱申。○唐主內府之財山積不肯給賜曰吾昔陽自有儲積可令粗服擊敗以相助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唐郭崇勳位應將相權倖人至自附於汾陽王之後多貳別流品引拔浮華於是聲望墜於外綱二月唐主夫人劉氏為后。○時宦官朝夕短郭崇勳崇勳扼腕不能制於是所親說崇勳曰公若請立劉夫入為皇后則於宮中不能為害崇勳從之

萬世人臣處心行事之要

唐世臣處心行事之要

唐世臣處心行事之要

唐世臣處心行事之要

唐世臣處心行事之要

唐世臣處心行事之要

唐世臣處心行事之要

唐世臣處心行事之要

唐世臣處心行事之要

唐世臣處心行事之要

唐世臣處心行事之要

唐世臣處心行事之要

尹遂昌曰人之處心行事若以正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要而已崇幹希莊宗和心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反以自誅然則正之一言具其

唐以李存賢為盧龍節度使○唐王嘗與存賢手攜存賢不盡其技唐王曰汝能勝我當授蒲鎮存賢乃仆唐王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攜之約吾不食言矣

八月唐以孔諱為相唐使○目諱自是重飲急機以充唐王之欲民不聊生賜豐財賄國功臣天平節度使○契丹酋阿古只寇唐幽州州名唐

遣李嗣源鎮成德使○唐以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唐王以契丹為憂與崇幹謀欲從李嗣源鎮真定崇幹深以為便時崇

紹領真定唐王欲從崇幹汴州崇幹辭曰臣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唐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汴馬之勞致位至此當不自安今因委任

敬賢使臣得解旌節乃大願也唐王曰卿為朕盡氣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比乎崇幹固辭乃許之

三月唐熱牛從河為突騎指揮使○唐王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譏頗疏宿將

唐王作清暑樓唐王召諸將命王允平處此樓日

八月唐王殺其河南令羅貫○貫性強直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后與伶官共毀之唐王含怒未發會往視坤道道經橋壞怒下貴職明日傳詔

殺之崇幹諫曰貴法不至死唐王怒曰太后嘗將殺卿時太后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實也崇幹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

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王不聽崇幹死於府門遠近冤之

胡致堂曰

十一月唐師滅蜀

唐王與宰相議伐蜀

戊申大軍西行入散關

大軍入成都

崇幹禁軍士侵掠

丁南湖曰

目高季興聞蜀亡

明宗皇帝

內成也唐同元

軍既去更為後患

上海富強廣公校

其心既無可諒其

綱唐監國祠源殺劉后及諸王。○綱唐主嗣源立。○目李紹真等請改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讐故稱唐今梁朝之人

凡得人以執得其方
州其定其意選不
乃其開源初報即
首既而改其國款
志精故主若此其
太其之不如其後
重其以親見其
尤有之常人技不
足有也惟於左更
張憲懷忠拘我

轉對清朝令典
貴瑞明殿學士

事相足以能型多
其書記與物無說
兼其合九取錄之
之轉也
本款以趙唐不討賊
於從豫初又甚矣
其入洛陽也軍威甚
嚴子謀一從諫何以
必逆之十月之久始
而無殺之之心久而
富已度世知為清
附不容藉藉此以塞
其狀逆之罪且夫之
以寵梓胡胡雪乃殿

不欲殿下稱唐且唐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武宣王帝及莊宗
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
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祗前即位之禮庶從之

胡致堂曰李琪之言似也然國以君統子不待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尚有大於此者乎

唐殺其太原尹張憲○自有司初意李城之罪也

胡致堂曰張憲不附伶官以致疏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不預郡縣之亂及嗣源入洛又不當同勳進懷忠拘義蓋賢者也明宗即位方慎相臣無以
諸憲者矣乃何有司迎合之奏而殺之無乃重聽所誤乎

唐初令百官轉對○自命官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胡致堂曰轉對清朝令典而實始於此豈可以目不知書而忽之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讀乃奏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展對乃置
瑞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

唐主目不知書自稱閣王

綱丁亥後唐天成二年○吳乾貞元年○是歲後唐春正月唐主更名實初唐王詔朕二名不連
唐漢吳關凡四國吳越荆南湖南凡三鎮稱者勿避至是乃改名

綱唐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自時議置相孔循已為鄭鉞首又為崔協而仕國欲用李琪琪素忠厚故循力阻之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
耳宰相但得端重有氣度者足以儀型多士矣他日議於朝唐主曰宰相重任豈在河東時見馮書記事記官名也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

不揖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誨謂國曰今方之人協且備員可乎國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蛤蜊之蠟也言不能為真其相
國人合會諸君其計名曰蘇合本草蘇合香味甘溫無毒主辟瘴氣鬼精物溫瘴毒瘡痂瘰癧三蟲結塊黑中伏一名蛇蟠能以上包裏轉成丸後如尸解而去怪子註以蛇蟠而笑蘇合孔循與重誨目短琪而舉協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

綱二月唐郭崇謙伏誅夷其族○自時以崇謙為晉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綱胡致堂曰後唐之亡者在劉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從誅又負叛戕之罪乃不及時致討至於十月之久猶以寵命然後族
之得非畏其眾乎夫乘初官之威治叛戕之賊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起而綱紀弛此辦事者所以當於及時也

綱五月荆南自附於吳美人不受○自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之駝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
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士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汴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賁物辭其稱臣

綱胡致堂曰徐溫辭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賁物非也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能道也高氏輕君之心自此生矣

綱又十月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自後守殷自殺○安重誨恐失職者為慮奏遣使賜任國死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國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賢國

後唐紀 明宗皇帝

為其真而難固格
其不夫時以說便不
但不論其機亦實無
當於其言之也
明者後便之效

衣冠言已脫

趙源喜悟王
明宗能悟王
戰其保民之效

王球球是州何
如

是球球是州何
如

帝王心存大信

曾祖曰皇指史封國
家當必休其後之機
舉以世尊大德其
貌美之心淵源廣
者往往有之所以古
昔聖賢為持德保
道之隆三致意焉
道以明宗是有年而
遠舉以對禍根古人
足比數而其言固自
可採也

明宗有戰兵恤民

唐若松於安路如

三司使之名自此
始

使至國聚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挽國典重諱事不合生財
明宗史三司通負二百萬明宗史通負此

明宗史三司通負二百萬明宗史通負此

十二月唐以周玄約為光祿卿致仕按五代史術士周玄約以相法言人事多中重諱使明宗易服下坐召相之玄約曰初晉陽相者周玄約

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約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者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間爭問吉凶自古術士言致人滅族者

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趙鳳於是可謂善悟主矣明宗

有年是歲射代遠邊粟土不過十錢有年之書未易結也而明宗兩見於策數謂五

戊子後唐天成三年○漢大有元平○是歲凡四國三節夏四月唐武義節度使王都度吳契丹助之唐遣招討使王晏球等破之遂克定州王都伏誅○時晏球在定州城

下日以私財享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入朝唐主美其功晏球謝久煩輓運而已

胡致堂曰王晏球非知兵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為冠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愈不急近功不靡士卒力戰以飽契丹之援堅固以嚴王都

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代之

已丑後唐天成四年○吳大和元平○是歲凡四國三節三月唐以趙鳳同平章事○唐主問鳳帝主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福祿唐主曰先朝受

此賜者三人崇鉅繼嗣尊尊族滅朕得脫如室虛耳因歎息久之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有年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殺屠屠四方無寧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禁府奉使中山厯井陘之險中山漢郡名今屬真定府井臣馬馬蹶執

德昌謹率而無失達至平地放轡自逸俄而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勝足不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

豐則傷於饑饉豐凶皆病者雖唐主親臣記進士曹中詩云二月會新絲五月羅新絲得眼前瘡則卻心頭肉語雖勤俚曲農家之情狀展於

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丁南湖曰馮道知此執轡之喻故以曲謹保位而波詔四朝知此惜展之詩故以私惠悅民而邀取虛譽然而此喻此詩則固聖賢之道意也豈可以

綱庚寅唐長興元年○是成凡四國三節二月唐重璋集眾創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後二人唐明宗有戰兵恤民之意故雖唐臣拒命亦且下詔慰諭

乃無故禍亂兵連禍結夫豈天譴所能旆哉

八月唐以前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目唐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重誨懼表解機務求一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請不已唐主遣使詣中書徵重誨事為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公宣

大臣不可輕動

馮道趙鳳之言皆

姚洪知大義

廷寄人骨肉之問

往來文牘其傾倒

法所不容知錯執

誤之類似能釋柱

覺者未幾而金鐘

飲者之難為之謀

其何難以對和詞

重傷性懷難久為

中則則其因從

杯酒小嫌難免

陰險尤不可測而

禍亦伏於此且於

宗廟廟祔而禍

之尤為人所憤

聲罪以正其誅天

下惟不以為寬而

以為快禍寧知得

其罪與劉尹遂家

於此持論而斤斤

於此持論而斤斤

於此持論而斤斤

解其機務為使趙鳳曰公失言即奉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廷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如故

胡致堂曰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引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趨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人而無雙邪馮道趙鳳之言皆是

董璋陷閬州唐將姚洪死之洪死之忠義尤為可嘉特唐將子以死節固其宜也

十一月。楚武穆王殷卒。子希聲嗣。稱運命去建國之制。復舊鎮之舊止稱節。唐王以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希聲居喪無威容。將之日。類食雞

居喪食雞。服何代。無賢。○唐長興二年。○是春正月。吳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吳徐知誥欲以齊丘為相。齊丘欲以退讓為高。歸。洪州。父因入九華山

應天寺。啟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入山敦諭。齊丘始還。除右僕射致仕。

夏四月。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重誨專橫。不為昭然。明宗始馬不聽其去。而於馬又誣而族之。故書殺重誨致仕。

五代史曰。重誨以天下為己任。欲內為社稷之計。外制諸將。而不得其死也。嗚呼。仕於亂世。其禍如此。士君子可不相時而動乎。

秋九月。唐初解縱五方。唐主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唐主曰。不。朕昔嘗從武皇帝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逃入田中。此及得獸。餘後無幾。以

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書。唐主初置獵坊。止留二十人。禁中外無得畋獵。

主長。唐長興三年。○是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費之。書。書之易自此始。故特書之。

胡致堂曰。武於下。圖藝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竟欲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去僻。記使人。不

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璵立。○鏐腹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惟誰可為師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

印綸授傳璵。璵更名曰。將吏推備官。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

鑑。秋七月。唐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卒。六軍使袁銓潘岳等迎希範於朗州而立之。朗州今常德府。唐長興三年。○是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費之。書。書之易自此始。故特書之。

九月。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答之。○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

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足懼。賢人匿藏。深可畏。四民遺棄。深可畏。上下相拘。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廢聞。深可

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勿失。唐主深嘉之。○澄論六可畏者。皆天下大節。而常情所忽者。可謂知本之言矣。然綱目

綱目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秦王從榮為詩。數浮華之士。高聲等於幕府。相與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

士。講經義。聞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輕俠。峻急。驕縱。不法。石敬瑭妻永寧公主。與從榮其

母素相憎。疾敬瑭。亦不敢與從榮共事。會吳昇人寇唐。主命擇帥。廷之等皆推敬瑭。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

母素相憎。疾敬瑭。亦不敢與從榮共事。會吳昇人寇唐。主命擇帥。廷之等皆推敬瑭。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

母素相憎。疾敬瑭。亦不敢與從榮共事。會吳昇人寇唐。主命擇帥。廷之等皆推敬瑭。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

母素相憎。疾敬瑭。亦不敢與從榮共事。會吳昇人寇唐。主命擇帥。廷之等皆推敬瑭。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

宋王岳石之說本
於此論者徒以其言
明決而許之亦昧
乎言之本末矣

龍溪

不特其長與之治
而先已自勵亦五季
中之佼佼者也其誠
不可沒然推原格位
之始其振且興則固
無能隱論者但於
吾長之見則為
憂矣退矣即如宋
祝天之事雖則見之
而明實德亦不能遠
謂其於誠心誠意
為其所推果足信否
若明臨國時之諸臣
固謂不遇治六朝物
進難見魯梁以遠
之標代亦真可元之
道人心尤不可不
辨使厚老德無能
小滿期無足與圖
是當從何舉兵起
義哉豈意其心誠
將使過所以稍情以
之得者惟宋洪贊耳
雖其固守徐圖之計
未必果能濟事而
心誠然不浮從厚所
宜知也乃不稱其
格而後伐其枝其能
無宜其憤恨乎

問臨陽公修五代
史取節前者三人
死事者十人而不
及宋令詞何耶
今詞不以微服若
臣之義

宋王岳石之說本
於此論者徒以其言
明決而許之亦昧
乎言之本末矣

龍溪

不特其長與之治
而先已自勵亦五季
中之佼佼者也其誠
不可沒然推原格位
之始其振且興則固
無能隱論者但於
吾長之見則為
憂矣退矣即如宋
祝天之事雖則見之
而明實德亦不能遠
謂其於誠心誠意
為其所推果足信否
若明臨國時之諸臣
固謂不遇治六朝物
進難見魯梁以遠
之標代亦真可元之
道人心尤不可不
辨使厚老德無能
小滿期無足與圖
是當從何舉兵起
義哉豈意其心誠
將使過所以稍情以
之得者惟宋洪贊耳
雖其固守徐圖之計
未必果能濟事而
心誠然不浮從厚所
宜知也乃不稱其
格而後伐其枝其能
無宜其憤恨乎

問臨陽公修五代
史取節前者三人
死事者十人而不
及宋令詞何耶
今詞不以微服若
臣之義

宋王岳石之說本
於此論者徒以其言
明決而許之亦昧
乎言之本末矣

龍溪

不特其長與之治
而先已自勵亦五季
中之佼佼者也其誠
不可沒然推原格位
之始其振且興則固
無能隱論者但於
吾長之見則為
憂矣退矣即如宋
祝天之事雖則見之
而明實德亦不能遠
謂其於誠心誠意
為其所推果足信否
若明臨國時之諸臣
固謂不遇治六朝物
進難見魯梁以遠
之標代亦真可元之
道人心尤不可不
辨使厚老德無能
小滿期無足與圖
是當從何舉兵起
義哉豈意其心誠
將使過所以稍情以
之得者惟宋洪贊耳
雖其固守徐圖之計
未必果能濟事而
心誠然不浮從厚所
宜知也乃不稱其
格而後伐其枝其能
無宜其憤恨乎

問臨陽公修五代
史取節前者三人
死事者十人而不
及宋令詞何耶
今詞不以微服若
臣之義

宋王岳石之說本
於此論者徒以其言
明決而許之亦昧
乎言之本末矣

龍溪

不特其長與之治
而先已自勵亦五季
中之佼佼者也其誠
不可沒然推原格位
之始其振且興則固
無能隱論者但於
吾長之見則為
憂矣退矣即如宋
祝天之事雖則見之
而明實德亦不能遠
謂其於誠心誠意
為其所推果足信否
若明臨國時之諸臣
固謂不遇治六朝物
進難見魯梁以遠
之標代亦真可元之
道人心尤不可不
辨使厚老德無能
小滿期無足與圖
是當從何舉兵起
義哉豈意其心誠
將使過所以稍情以
之得者惟宋洪贊耳
雖其固守徐圖之計
未必果能濟事而
心誠然不浮從厚所
宜知也乃不稱其
格而後伐其枝其能
無宜其憤恨乎

問臨陽公修五代
史取節前者三人
死事者十人而不
及宋令詞何耶
今詞不以微服若
臣之義

宋王岳石之說本
於此論者徒以其言
明決而許之亦昧
乎言之本末矣

龍溪

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希藏委環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

○唐長興四年○開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閏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璠○自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